

MG
E292
7

中華民族 禦侮圖文獻

王德亮編纂

王德亮謹陳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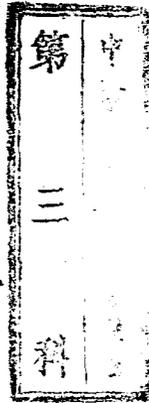
3 1763 9484 3

文通書局印行

中華民族示侮自

衛文也

右任



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簡編^{卷上}目錄

于院長署端

顧司令長官序 王秘書長序 薛司令長官序

自序一

自序二

凡例

遠古

黃帝征蚩尤(史記).....一

附通鑑外紀黃帝征蚩尤.....一

唐

堯北教音八狄(善字).....五

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目錄

虞

舜覽二苗于三危(尙書).....七

舜西教乎七戎(墨子).....九

附史記舜遷三苗於三危.....九

夏

禹格有苗(尙書).....一一

附通鑑外紀禹格有苗.....一二

禹東教乎九夷(墨子).....一二

帝相征猷夷黃夷(通志).....一二

附通鑑外紀后相征猷夷.....一三

少康中興方夷來賓(通鑑外紀).....一三

附通志少康中興方夷來賓.....一四

帝槐之世九夷來御 (通志) 一四

帝泄之世六夷來王 (通志) 一五

附通鑑外紀后泄元歲六屬來王 一五

帝降伐九苑 (通志) 一五

商

成湯征葛夷狄來歸 (通志) 一七

附尙書湯征葛夷狄怨慕 一七

武丁伐鬼方 (通鑑外紀) 一八

周

季歷伐西落鬼戎 (通鑑外紀) 一九

附通志季歷伐洛鬼戎 一九

采薇 (詠文王北獲獵狝西伐昆夷戎事) (毛詩) 二〇

出車(詠文王北攘獯狁西伐昆夷戎事)(毛詩).....二二

扶杜(詠文王北攘獯狁西伐昆夷戎事)(毛詩).....二二

文王伐玁夷(通志).....二三

武王伐紂蠻夷來貢(通鑑外紀).....二四

附尚書武王克商西旅貢獒.....二五

成王平徐戎征淮夷(通鑑輯覽).....二六

穆王征徐戎犬戎(通鑑外紀).....二八

祭公諫征犬戎(國語).....二九

附水經注周王使楚伐徐.....三〇

夷王伐太原之戎(通鑑外紀).....三一

六月(詠宣王北伐獯狁事)(毛詩).....三一

采芑(詠宣王南征荆蠻事)(毛詩).....三二

江漢(錄宣王平定淮夷事) (毛詩)

常武(錄宣王親征徐戎事) (毛詩)

宣王平蠻夷戎狄 (通鑑輯覽)

周 (春秋)

秦晉衛破犬戎 (通鑑外紀)

鄭忽大敗戎師 (春秋左傳)

管仲相齊尊周攘夷 (管子)

附孔子論管仲

附梁啓超論管仲

齊人伐山戎 (春秋穀梁傳)

附通鑑輯覽齊人伐山戎

齊人救邢 (春秋左傳)

三三

三四

三六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齊人救衛 (通鑑外紀) 四六

附通鑑輯覽齊侯救邢封衛 四八

齊伐楚盟于召陵 (春秋公羊傳) 四九

秦晉伐戎救周 (通鑑輯覽) 五一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通鑑輯覽) 五一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春秋左傳) 五一

附通鑑輯覽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五二

秦伯伐西戎 (通鑑外紀) 五一

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春秋公羊傳) 五三

附春秋左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五三

晉人敗狄于交剛 (春秋穀梁傳) 五四

晉師滅赤狄潞氏 (春秋左傳) 五四

附公羊傳齊師滅赤狄潞氏……………五五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春秋公羊傳）……………五五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通鑑輯覽）……………五六

孔子相魯却萊人之兵（春秋左傳）……………五六

附春秋穀梁傳頗谷之會……………五七

魏絳諫伐戎（左傳）……………五八

晉獻公伐驪戎（國語）……………五九

中行穆子帥師伐欒圍鼓（國語）……………六一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國語）……………六一

周（戰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國策）……………六二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國策）……………六四

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史記)

六九

附通鑑輯覽趙伐中山

七〇

附梁啓超趙武靈王頌

七〇

李牧(屢却強胡)(史記)

七一

附梁啓超李牧贊

七一

秦

秦始皇武功赫越(通鑑輯覽)

七五

蒙恬(威振匈奴)(史記)

七六

前漢

漢武帝揚威域外(前漢書)

七九

附漢宣帝尊漢武帝廟爲世宗廟

八二

附劉歆毀廟議

八三

漢宣帝克繩祖武 (通鑑輯覽)	八六
衛青霍去病傳 (擊破匈奴) (史記)	八九
李廣傳 (擊破匈奴) (史記)	九四
附漢武帝報李廣詔	一〇〇
趙充國傳 (擊退西羌) (前漢書)	一〇一
附楊雄趙充國頌	一〇四
張騫傳 (鑿空探險) (前漢書)	一〇四
李廣利傳 (鑿空探險) (史記)	一〇
傅介子傳 (出使絕域) (前漢書)	一一三
甘延壽陳湯傳 (矯制擊敵) (前漢書)	一一四
附谷永訟陳湯疏	一一七
附劉向訟甘延壽陳湯疏	一一八

附漢元帝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一一九
蘇武傳(持節不屈)(前漢書)	一二〇
卜式(論財助邊)(史記)	一二六
前六年遣匈奴書(漢文帝)	一二七
後二年遣匈奴書(漢文帝)	一二八
冒頓匈奴書(正錯)	一三〇
論寡民徙塞下書(正錯)	一三一
論守邊備塞書(正錯)	一三三
王恢韓安國論擊匈奴(史記)	一三五
王恢韓安國再論擊匈奴(前漢書)	一三六
諫不受單于朝書(楊雄)	一三七
請先誅先零書(趙充國)	一四〇

論罷騎兵屯田以破西羌奏一（趙充國）……………一四一

論罷騎兵屯田以破西羌奏二（趙充國）……………一四二

論罷騎兵屯田以破西羌奏三（趙充國）……………一四三

罷邊備議（侯應）……………一四五

大風歌……………一四六

蒲梢天馬歌……………一四七

中華民族鑲嵌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目錄

一一

顧序

王君德亮纂輯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若干卷，其採掇排比，具費苦心，自序暨凡例中，已自言之，而吾獨佩其涵義之深遠與夫命名之適當，能使吾民族仁勇之美德，暨其大同之理想，昭然若揭。何以言之？夫一民族受他民族之欺凌，低首下心，忸怩視，不能振刷，如是者謂之無勇；無勇之民，國不可久。反之：一民族以優越一切自命，於正義公理，悍然不顧，第憑其暴力，取人之土地而疆域之，利人之資源而畧奪之，如是者謂之不仁；不仁之國，終必滅亡。故遇侮能禦，非有勇不能；而禦侮之究竟，止於自衛，則又非勇而兼仁之民族，無此觀念。由此觀念，發揮為主義，推行於世界，則各民族互相之間，各有其自由，各保其平等，大同之境界，可以漸致；而一切侵畧兼并之禍，可以不生。惟吾民族有史以來，即循此軌道演進，非空言也，請徵其實。吾先民之於異族，蓋未嘗有併其土地，利其資財之心，故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其有恃強不賓，虔劉邊境者，亦只膺之攘之，使不污中夏而止。此可於周伐玁狁，漢却匈奴見之。其所以日臻恢廓，蔚為世界之大國者，即皆文化涵滯之效，而非威武劫持之功。漢以後時受異族之欺凌，然或數十年，或數百年，必勃然興起，光復舊物。而彼凌我之異族，則日就漸，或反賴我之庇

薩，始克倖存。此又可於五胡，拓跋，突厥，吐蕃，回紇，契丹，女真，蒙古之已事徵之。吾民族已往仁勇之昭著既如此：使今後能遠 總理 總裁之指示，本此美德而光大之，豈惟倭寇不足平？世界人類生存之正鵠，將由我確立，有可斷言者！余既心折本書之編輯及命名，爰畧申其意如上，王君觀之，或不以為謬乎？民國三十一年五月 願祝同序

王序

舉凡生物之生存於世，莫不自其備具「禦侮自衛」之能始。無此能者：在物則不殖，在人則不立，在國家與民族則滅亡，此理至明，無煩詞費。故「禦侮」之說，嘗見於詩三百篇，小雅鹿鳴之什，常棣之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言縱內爭不能免，而對外非時時團結以禦侮不可也。大雅文王之什，縣之章曰：「予曰有禦侮」，言太王避狄遷岐，而知武備之不可忽，以是而啓文王與周之業也。吾華五千年來，數經胡亂而卒以不亡，此「禦侮自衛」之精神，實主宰之，可爲顯證。前者無禮矣，宋以還，遼·金·元·清，均以非我族類，乘中國之衰而入侵吾土，雖久暫不一，然終覆其宗，而吾乃數數得光復故業之盛；無他：此「禦侮自衛」精神之所召也！試觀宋明兩代之末，固不乏賣國偷生之徒，而忠勇衛國，以死繼之者，如文信國史閣部一流；豈真不渝，隱圖復國者，如鄭所南顧亭林等輩，史不絕書。所謂浩然之氣，其潛力乃久久存於民間；而此精神之所寄，則所賴惟文字之功，最切且至！吾黨總理中山先生創革命於清季，三民主義，首列「民族」，既深探此義之奧，亦以振此遺緒，故不轉瞬而清社遂覆，大業遂成。今茲抗日之戰逾五年，以積弱之邦，當橫暴之敵，愈戰愈強，日即於勝利之途，此五年以來之內圍圖

緒，外抗強鄰，正與前詩所稱「國難禦侮」「選政興周」之迹，若合符節。謂非「禦侮自衛」之精神，其易能至於此？頃者，王君德亮乃有「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之纂輯，上自軒轅，下迄營代，可謂取精用宏，深得此旨者矣！不僅有種抗戰建國未竟之業，且足垂諸久遠，永爲民族圖強之金鑑，無疑也。書來索序，樂爲書此。三十一年雙十節 王寵惠

薛序

王君德亮以所纂中華民族御侮自衛文獻若干卷，郵寄屬序。余自懼疏謫，又羈戎事，懼無以應之，雖然，嘗聞之矣，古之作者，稱文以載道，六藝，諸子，率皆闡述聖賢志事，稱引仁義，以明倫正性，存人統紀，降及漢晉唐宋，若司馬子長，班孟堅，司馬君實，韓退之，歐陽永叔之倫，其爲文靡不根於詩禮，發抒正氣，使讀者砥徊詠歎，感奮於百世之下，此其文豈非如布帛菽粟，人世不可或少者耶，數十年來，殊學東漸，衆說朋興，排舊張新，紛紛藉藉，甚矣坊間書冊，日異而月不同，求其立言有度，衷於聖人，如古之作者鮮矣，其於國家民族，寧大有裨益耶。

茲編所錄，自黃帝至於 總裁 舉四部中捷夷討寇靖亂籌邊，與夫忠臣義士發憤慷慨之作，靡不博觀精選，囊括無遺，將使當世及來葉讀者，每一展卷，恍若見盡賢豪傑之精神意態，油然而起敵愾之心，歌然以動民族之念，忠義奮發，斥彼奸回，其有裨於抗戰建國而助於國民精神動員者大矣，昔顧亭林先生謂凡文章宜爲天下不可少者，又謂：古人彙集之書，如開山采銅。王君此編，斯無愧已。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薛岳。

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序

自序一

現代戰爭，為全民之戰爭，國家總力之決鬥。欲期戰爭之勝利，必須動員國內一切之人力物力，統一全國國民之精神意志力量與行動，悉為國家而効命，供戰鬥之使用，國府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所揭發之共同目標：「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其意義即在全民一致動員，集中意志力量，善盡其對戰鬥任務，爭取軍事勝利，以保衛國家民族之生在蘇領土之完整。

閉書檢討我國自七七事變後，全國各方面之職員，與戰爭之要求相距尚遠，實由篤行之未遑。此其意。總裁曾屢有所申誡，而五屆九中全會宣言，亦屢論及者也。德亮無似，忝為國民一分子，當茲神聖抗戰之時，既未能效班超投筆從戎，卜式輸財助邊，亦未能似菲希特 Goltan Y. Goltan Y. 之喚起風魂，激揚正氣，潛夜捫衷，時用疚憾。二十六年冬，京師告警，由中央日報館，而淮陰，而徐州，輾轉西上，雖承之掃蕩報筆政，致力抗敵宣傳，仍感對國家神補無多，若有鬱結於中。迨二十九年一月，入中央訓練團黨政班，重沐總裁薰陶，更凜然於職責之匪輕，端居深念，不揣譫陋，輒敘於精神總動員方面，有所積獻，因於公餘，有一「中華民族禦侮自衛

文獻」之編纂。上自黃帝，下逮 總裁，凡如千卷，都千餘首，或紀載捍禦外侮之豐功偉績，或宣揚守正不屈之大義精忠，以及聲討之檄，來服之書，籌邊防患之嘉謨，鑿空探險之宏規，聳聆爾存之語誠。要皆取其言論絕事，有裨於國家民族，堪以補尤國人之精神食糧者也。

昔孔子作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明夷夏之防，不願夷狄之入主中國。本書之編纂，竊取斯義，以期讀者涵濡吟詠，感發興起，養成同仇敵愾心理，改正文弱萎靡習性，革除紛歧錯雜思想，加強民族戰鬥意志，以爲心理之建設，謀民族之復興，蘇華胄於萬年，廣禹域乎四極。此其一。

歷代外患，史不絕書，五千年來，紛紜擾攘，難以枚舉。而以五胡亂晉，懷愍蒙塵，遼金犯宋，徽欽被虜，胡元滿清宰割宇內三百餘年，所受之恥辱，尤爲慘重。今者倭寇與戎東亞，與德義勾結，同惡相濟，器械犀利，兵備擴張，挾其傳統侵略之策，以逞囊括併吞之志，其禍我之烈，謀我之亟，殆千百倍於曩昔。前事不忘，後車之鑒，鑒往籌來，足資警惕。喚起民族之自覺，則免國家再蹈悲慘困厄之浩劫。此其二。

中華民族，自黃帝征蚩尤，戡暴定亂，開拓疆土，以奠國基，歷紀以來，代著武功。如舜禹之格有苗，周宣之逐玁狁，管仲之外攘夷狄，趙武靈破林胡樓煩，秦皇漢武之撻伐匈奴，謝玄破

特堅於泗水，唐太宗高宗之平定突厥，劉仁軌大破倭寇於白江口，明太祖之驅元，俞大猷戚繼光之蕩平倭寇。國文聲革命諸先進之推翻滿清。聲威所被，彪炳寰宇，典型具在，允資楷則。本書均一一選入，以證明中華民族之捍禦外侮，絕非異族所能制服，藉以增國國人之自信力，亦即國父所謂「欲恢復民族地位，必先恢復民族精神」之意也。此其三。

梁昭明之編文選崇尚辭藻華腴事出沈思。姚惜抱之纂古文辭，特重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曾文正之選經史百家雜鈔，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論次與姚氏，雖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他如姚鼐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蘇天爵之元文類，薛熙之明文在，則又爲斷代選集，體例攸殊。茲編甄錄，迥異其趣，非敢別闢蹊徑，跨越前哲，實以強敵深入，河山破碎，精神食糧，與士風士氣關係至巨。非發揚民族意識，舉示禦侮精神，不能適應時代需要，與政府國策相配合，遂敬於國門之外也，此其四。

本書編纂旨趣，大致畧如上述，區區微忱，冀邀洞鑒。儻能於抗建大業，有涓埃之助，斯迺私衷所祈禱以求也。惟是賦性椎魯，公私濫墜，僻居山陬，書籍難求，墨漏貽誤，自知難免，補苴僇漏，願揆異日，當世賢達，幸不吝糾正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國民精神總動員三週年紀念日 王德亮識於重慶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中華民國編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序

一〇

自序二

本書編寫既竟，展卷瀏覽，蔚然達千餘首。舉凡歷代有關禦侮自衛文獻，大致俱備，若網在綱矣。嗣思此稿雖極精取華，刪繁就簡，而際此戰時，人力物力，一切維艱，印刷尤感不易。爰仿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之例，擇其尤善者，凡五百首，別爲簡編。比原稿減三之二，雖不免有割愛之憾，而禦侮自衛重要文獻，仍萃於斯。復改爲上中下三卷，俾便分期付梓，每卷各自起訖，合之則爲整部；既約而易守，尤便攜帶檢覽。丁茲干戈擾攘，大地腥羶，中華民族遭空前之浩劫，讀此編者：而謂對禦侮自衛精神，雪恥圖強之道，不思有以發揚者，吾不信也！又斯穰之威，辱荷師友弗棄，多方協助，或提供意見，或惠假圖書，或代爲鈔胥。並承于院長大筆署耑，王司令長官錫以鈔書，謝六逸先生慨允介紹文通出版，高誼隆情，永銘五中，謹此誌謝！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一八」十一週年紀念日鍾亮再記

中法民族雜俎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序

一三

編纂凡例

一、本書原擬名爲「中華民族抗戰文獻」，嗣以「禦侮」比「抗戰」爲允當，遂將「抗戰」易爲「禦侮」。又以書中頗多征伐紀載，非「禦侮」二字所能包涵。而書戒稽夏，易伐鬼方，先民之所以主張「刑以威四夷」者，實以謀自衛也；因定名爲「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簡稱「禦侮自衛文獻」。

一、太史公之著史記，上起黃帝，下終漢武。本書之編纂，亦遠自軒轅，而近逮 總統。凡歷代有關禦侮自衛之文獻，均擇要選入，期對現在之抗戰，及國家之前途，有所裨益。

一、本書之所謂「夷狄」，所謂「異族」，係以某一時代爲限度，歷史之價值爲標準，如靈玃，五胡，契丹，蒙古，滿清等，今雖早趨同化，列爲編氓，無畛域可言。但在彼時，夷夏之防甚嚴，用夏變夷則可，用夷變夏則不可，故不能不肆力捍禦也。

一、本書所選禦侮自衛文獻，歷代俱備，獨元缺如，究非完璧。迺本「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之例，將其關於對日本之書牘，畧爲甄錄。又李鴻章彭玉麟等，曾助滿清平洪楊，本爲民族之罪人，識者所惋惜。茲則以其平洪楊後，對更大之外侮，如日本，法國等，尙能有所折衝

或抵禦，其功未可抹煞也，故於其議論宏議，選錄一二，未可以抵牾視之。

一、本書編次，均以御侮自衛歷史事實排列，不以作者之時代爲先後。有詩歌，有駢散文，白話與文言並選。復分爲傳誌，奏疏，論辨，書牘，頌贊，詔令等各體，彙收並善，集文體之大觀。

其性質較次，而可與正篇相互發明者，列入附篇，藉資對照。編末則殿以附錄，以便檢覽。

一、我國歷史悠久，其對外有功之人物，及籌邊攘外之詩文，難以備載，本書僅能於每一時代，擇其重要者畧舉之，關係輕者則較畧。

一、本書取材謹嚴，均依據歷史子集，旁及有關參考書，都一百數十種，不遺染，不誇張，遵史家通例，力求質實。語涉怪誕或事相稗官者，均從闕畧。原文支冗或與御侮自衛無關者刪之，零落散漫者，排比而整理之，無題者補之，題之欠顯豁者潤色之，傳畧概以特殊事蹟代之，字之訛奪者校勘之。東雲一鱗，西雲一爪，博觀慎取，冀成美錦。昕夕致力，兩閱寒暑，無異入山采銅鑄幣。有雜尋兩三日而不能成一篇者，其甘苦難以言喻，殆非他人所能想像，實爲初衷所未料。甚矣搜采，剪裁，甄錄之匪易，淺學如余，固難期其盡善也。

一、本書彙集之文獻，均用標點，於解題中畧加說明，不復分類，並附作者畧畧。具有軍事性，政治性，教育性，非普通文學讀物可比，固可供國人普遍閱覽，尤可作中等以上學校國文課補充

激材，及各級將士自脩之用。惟囿於時間，疏憂難免，亟須付梓，未便再延，以便早日爭取勝利，幸請者有以諒之。

中華民族解侮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中華民族 禦侮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遠古

黃帝征蚩尤

史記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軒轅之時，神農氏中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

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鸇鷩狌虎，以興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殺山鑿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



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解題〕

黃帝征伐蚩尤，戰暴定亂，開拓疆土，締造中華，豐功偉績，震鑒寰宇，尤爲中華民族抗戰禦侮之冠冕，故此戰實爲華夏民族存亡繼續之關鍵。自此以後，華夏民族，安如磐石，九黎苗族，退居長江以南，復經舜、禹之流竄征討，遂逐漸衰弱。倘黃帝戰敗，則吾族之在東亞，殆不知成何景象矣。此篇節錄史記五帝本紀，文爲傳誌體。

〔作者事畧〕

史記書名。魏司馬遷著。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即今陝西韓城縣），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約卒於昭帝始元元年（前八六）以前。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爲解辨，遂下腐刑。乃納金匱石室之書，與其實際之考查，成史記百三十篇。班固評爲「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可見此書之價值。

附通鑑外紀黃帝征蚩尤

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於壽邱，長於姬水，改姓姬。神農氏衰，諸

侯相伐，暴虐百姓而弗能征。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修德振兵，治五刑，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羆虎，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

蚩尤作亂不用命，軒轅徵師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禽蚩尤，戮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讎之野。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爲天子，是爲黃帝。黃者，中和美色。帝始制法度，萬世不易。有土德之瑞，故天下以爲號。一曰軒轅氏，有熊氏，帝鴻氏，歸藏氏，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陳法，設五旗五磨，天下不順者從而征之，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涿董粥，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傳題

通鑑外記，宋劉恕撰。恕，筠州人，渙子，字道原，少穎悟，未冠舉進士，歷官秘書丞，篤好史學，用馬光編資治通鑑，遇紛難治者，輒以委恕。資治通鑑自三國魏晉南北朝及隋，亦係恕所編。恕又以光所編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戰國以前缺而未編，故又編成通鑑外記一書，現附於資治通鑑之後。

中華民族禦侮白衛文獻前編

卷上

遠古

四

唐

堯北教乎八狄

墨子

(上畧)故古聖王，制爲葬禮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讓者參耕之畝則止矣。死則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饑，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遺死，葬蠻山之陰，衣衾三領，輓木之棺，葛以絨之，既訖而後哭，酒壻餽封，已葬而牛馬乘之。

【解題】

堯，唐堯也，古帝名，而有聖德者。帝舜之子，初封於陶。又封於唐，故曰陶唐氏。

八狄，北堂書鈔，引作北狄。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周禮職方氏，又云

六狄，禮記王制孔疏引李注云，五狄，一曰月支，二曰橐駝，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

白屋，此篇館錄墨子閒詁節葬篇。讀此可知我國先王不主以武力征服夷狄，特注重教化。

能教化則竭力教化，苟非得已，必不輕言征伐也。

〔作者專畧〕

墨子，書名，戰國時宋墨翟撰。凡六十三篇，十五卷，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屈其名也。其書倡兼愛之說，流行頗盛，當時與儒家並稱。孟子稱其靡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國策載其百舍重繭以救宋圍之事，蓋操行堅卓而專以利濟爲主者也。其旨與佛家頗相類，故唐人亦稱佛教爲墨。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文古奧難讀，注本有清孫貽讓之墨子問詁及時人顯實（楊生）之墨子辯經講疏，頗精博。

虞

舜竄三苗于三危

尚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歲一
 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樂，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
 。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濟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解題

舜爲顓頊六世孫，管腹之子也，生於姚墟，姓姚，父頑，母嚳，弟象傲，皆下愚不移
 。舜順事父母與弟，日以篤謹，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好學孝友，寬裕溫良。

耕于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墾，以封讓肥饒相讓。漁于雷澤，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陶于河濱，河濱器不苦腐。一年別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聞其賢，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之百官，以觀其外。封于虞爲諸侯。舜舉八凱主后土，八元布五教于四方。三載考績，堯知舜足授天下，以爲授舜，則天下得其利，德授舜使攝行天子事。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蠻蠻。三危，西裔也。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當即湖南溪峒諸苗，自唐虞時即號三苗，三者約數之辭，非必僅三種也。三危，山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南，三峯聳峙，如危欲墮，故名。一說，三危爲西藏之地。此文選自尙書舜典。時三苗爲諸侯，不用王命，故舜竄于三危。竄者，放也，誅也。

【作者專畧】

本文選自尙書。尙、上也，以其爲上古典謨訓誥之文故曰尙書。實世界最古之史也。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證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三墳，五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是謂尙書。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舜西教乎七戎

墨子

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解題】

七戎，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俱作犬戎，爾雅釋地，有七戎，王制孔疏引季注云，六戎，一曰饒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營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

附史記 舜遷三苗於三危

肇，十有二州，決川。魯以典刑，流宥之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等災過赦，枯繆賊刑，鈇讞，鈇讞，惟刑之聲讞！

謫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蟲羣聚於鴻水，堯以爲不可，繼體體試之，試之而功，故百姓不便。

二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於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辜而天下咸服。

【解題】

關於舜寬三苗紀事，已見本書上篇所選之舜典。惟尙書所載，頗爲簡畧。史記五帝本紀所載較詳，而爲後出，故列入附篇，以資對照。

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虞

夏

禹格有苗

尙書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眚眚，變變齊慄，替亦尤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解題】

禹爲夏開國之君，父鯀，堯時治水無功，被誅。禹積鯀之業，疏九河，濬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八年於外，三過家門而不入，洪水因以悉平，九州致貢。初封以伯，故曰伯禹，受舜禪爲天子，因所封國而有天下之號，姓姒氏。有苗，亦即三苗也。格，至也，來也，感動也。言三苗自服而來，大禹御之有道也。此文選自尙書大禹謨。

附通鑑外紀 禹格有苗

帝舜有虞氏三十有六載，有苗格，時有苗弗率，帝命禹徂征。禹誓師于衆，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東教乎九夷

釋子

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通之不摺，土絕之深，下母及泉，上母通冥，既葬收餘壤其上，壘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葬，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理之法。

解題

九夷，或作於越。今本作九夷者，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言堯舜禹所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爲次序也。據下文葬會稽之山，會稽今屬越地，則當以作於越爲是矣。

帝相征吠夷黃夷

通志

帝相。(亦曰相參)相徙都而耶，征吠夷黃夷，其後于夷來賓，東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解題〕

帝相，仲康之子，啓之孫也。在位二十八年，爲寒浞所弑，即位時，征吠夷黃夷。

〔作者事畧〕

通志，書名，宋鄭樵撰。仿通史之例爲之，紀傳年表，均非其所注意，書之善華，蓋在二十畧，採摭浩繁，論議警闢。雖不能一一精密，然瑕不掩瑜，自足以資借鏡，凡二百卷。樵，字漁仲，莆田人，官至樞密院編修，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

稱夾漈先生，

附通鑑外紀

后相征吠夷

后相（乙亥）元歲，徙都商邱。王爲羿所逼，遷于商邱。依斟灌斟尋氏，征吠夷。

（辛巳）七歲，吠夷來賓。自太康失政，四夷背叛，及王即位，始征吠夷。七歲然後來賓。

少康中興方夷來賓

通鑑外紀

后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子有仍。

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少康爲仍牧正，惡齒，能戒之，請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

之危正，虞思于母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詔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四十歲，癸誅寒泥，立王，王誅澆及豷，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使女艾諷澆，使淳杼誘豷，遂滅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方夷來賓，夷人入畔，王既立，遂賓王門，獻其樂舞。

〔解題〕少康，帝相之子，復夏祀。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方夷，爲九夷之一類。

附通志少康中興方夷來賓

帝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布德行惠，夏衆歸心。寒泥恃其讒權詐，僞而不德于民，夏之遺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滅寒泥而立少康，少康使女艾滅澆于過，使淳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少康還舊都，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諸侯効職，方夷來賓，在位二十一年崩。

帝槐之世九夷來御

通志

帝槐（帝王世絕作芬或作祖武亦作繼）槐之世，九夷來御，在位二十六年崩，子芒立。

〔解題〕帝槐，杵之子，少康之孫。九夷，指東方之九夷。來御，謂來此受統治也。

帝泄之世六夷來王

通志

帝泄（或作世或作宗）泄之世，映夷之屬，六夷來王，始加爵命。在位十六年崩，子不降立。

〔題解〕帝泄，芒之子，槐之孫也。六夷，東方九夷之六也。來王，諸侯世見曰來王。言其來

歸也。

附通鑑外紀 后泄元歲六屬來王

后泄（略史作洩是爲世宗），元歲，加六夷爵命。映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大屬來王，于是始加爵命。

帝降伐九苑

通志

后不降，（世紀作帝降）六歲，伐九苑。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昌立。

【解題】

帝降，帝泄之子也。九苑，戎名。

商

成湯征葛夷狄懷歸

通志

湯，亦曰成湯，亦曰履，亦曰天乙，以用武得天下，故號曰武王，爲商家創業之祖，故廟曰烈祖。契之封本上洛，後世遷于亳。

湯爲夏方伯，得專征諸侯，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閻之，晉以犧牲黍盛不給，湯使遺之牛羊，復使亳衆往爲之耕，其不祀自若。有饑者葛伯殺之，而奪其食，湯始征之，故曰湯征自葛始。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奚獨後予，后來其蘇。民之戴商久矣，夷狄且懷之，況中國乎？

〔解題〕

時在夏桀三十六年，西曆紀元前一七八三年。今河南歸德曹陵，有葛鄉，古之葛伯國也。

附尚書湯征葛夷狄怨慕

（上畧）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律懸懲官，功懸悉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秉弱攻昧，取亂侮亡，惟亡固存，邦乃其昌。

〔解題〕

此篇節錄尙書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此事以尙書紀載爲最古，以通志爲較詳，故本篇列入附篇。

武丁伐鬼方

通鑑外記

武丁三十有二祀，形有雉雛于鼎。形祭彌靡，有飛雉升鼎耳而雛。王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作書以訓于王，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

伐鬼方，與方特固而擾謫夏，王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殷道復興。

〔解題〕

武丁，盤庚之侄，小乙之子也，在位五十九年。鬼方，據後漢書、通典、通考所載皆以爲西戎。

周

季歷伐西落鬼戎

通鑑外紀

古公有三子，長曰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欲傳國以及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大伯，仲雍知指，乃以採藥爲名，逃之荆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至是古公薨，季歷嗣。

帝乙元祀，命周公季歷爲牧師，加九命作伯。季歷篤行于義，諸侯順之，嘗伐西落鬼戎，至是又伐余無，始翳徒之戎，皆克之。王嘉其功，錫之圭瓊秬鬯，加九命爲侯伯。

〔解題〕西落，鬼戎，均西羌戎狄之稱也。時在殷王帝乙元祀。

附通志季歷伐洛鬼戎

〔上卷〕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大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博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大伯自魏句吳，荆蠻義而歸者千餘家。古公卒，（或言百二十歲）武王王

天下，追號古公爲太王。太王能率稷者也，故周人報焉。季歷（亦曰公季）篤于行義，諸侯順之，商魯衰，公季以功多，受主瓊和鬯之賜。九命作伯，繫西伯，得專征，乃伐洛鬼戎，俘其主以歸。公季卒，（年百歲）子昌立，武王王天下，追號公季爲王季。

采薇

毛詩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禡，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兮，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解題

此詩選自毛詩小雅，采薇，遣戍役也，時文王爲西伯，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乃奉殷王天子之命，命其屬爲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昆夷西戎，以防守捍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慰勞之，歌采芣苢以休息之。

〔作者事畧〕

毛詩，書名，詩本里巷歌謠，與廟廟樂章，古凡三千篇。孔子刪爲三百十五篇，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體。漢時立於學官者，有齊、魯、韓三家。今以其書爲毛公所傳，故稱毛詩。漢書藝文志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但稱毛公，不著其名。鄒玄詩譜，始稱大毛公小毛公，據陸機草木蟲魚疏。大毛公爲毛亨，漢魯國人，小毛公爲毛萇，漢趙國人，今所傳者即漢志之故訓傳。四庫提要定爲毛亨撰，自漢、鄒玄爲之箋，齊、魯、韓三家之詩遂廢。獨存毛詩，唐有孔穎達疏，共四十卷。

出車

毛詩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艱，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旂矣，建彼旄矣。
彼旂旒斯，胡不旃旃；憂心悄悄，僕夫况瘡。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蠶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猷狁于夷。

〔題解〕詳見上章采薇。

杕杜

毛詩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憂國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漣漣，四牧廢瘠；征夫不遑。

匪魯匪秦，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愷；卜筮僭止，會言近正，征夫遘止。

【解題】詳見上章采薇。

文王伐吠夷

通志

(上畧) 採用崇侯虎之讒，囚文王于羑里，于是究明易道，或言始作象象，文王被囚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曰：「謂西伯者崇侯虎也。文王之行，信于諸侯，曹來決平。虞芮之君，爭田既久，俱如周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負。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皆有慚色。曰：吾前所爭，周人所恥，吾曹小人，不可以履周子之庭，俱讓而去，以其田爲閒田。天下聞之，一時歸田者三十餘國。」

文王，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吠夷；五年，伐黎。（黎亦謂之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解題】吠夷，東方九夷之一種。

武王伐紂蠻夷來貢

通鑑輯覽

武王，姬姓，名發，后稷之後，嗣文王爲西伯，與師伐紂，遂革殷命。十有三年，春，王即位，國號周，封紂子祿父爲殷侯，復舊舊政。夏四月，王歸至豐，諸侯受命于周。大封建諸侯於天下，祀于祖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遂定諡。柴于上帝，望于山川，皆武成也。以建子月爲歲首，改祀曰年。色尚赤，立徹法，建學，養老，愛丹書之戒，詐銘自警。訪道于箕子，作大武樂，奏武功定天下也。

十有四年，西旅貢鬻。時九夷八蠻，通道來貢，西旅底貢豷鬻，太保召公奭，以鬻非鬻，明王不貴異物，乃作書訓王，名曰旅鬻。

肅慎氏貢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王欲昭命德之致遠，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

遷都于鎬，自太王居岐，名國爲周，是爲岐周。至王，自豐宅鎬，是爲宗周。于豷豷辭靡，與禮樂，周道四達，無思不服。

十有六年，箕子來朝。箕子過故殷墟，傷故都宮室毀圮，禾黍生焉。欲哭不可，欲泣則近婦人。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聞之，莫

不流涕。

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子誦立。是為威王。王不承文王之烈，一戎衣而天下建官稱賢，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自西伯十有三年，踐天子位，七年崩，周公旦奉子誦立。

【解題】

武王，文王之子。因紂無道，故伐之。遂殷命而有中國。特九夷八蠻。地皆來貢。夷者，四夷之通稱也。

附傳書武王克商西旅貢葵

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旅葵，惟克商。遂通遺于九夷八蠻。西旅獻貢厥葵，太保作旅葵。

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于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此乃足。犬馬非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遺物，遠、裕，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集伯來朝，詩伯

作旅巢命。

〔解題〕

此篇選自尚書旅巢第七，詳上篇註釋。

成王平徐夷征淮夷

通鑑輯覽

而治。
成王。武王納公望之女曰邑姜。生王。至是武王崩，王立，年十有三，周公旦相王，踐阼

元年，王諒闇，周公旦爲冢宰，總百官，夏葬武王于畢。王冠，周公旦誥召公奭，封伯禽爲魯侯。

二年，周公居東。三年秋，大雷風，迎周公于東。王迎周公歸，三叔懼，挾武庚以叛，奄及淮夷徐戎皆應之，王乃命周公東征，大誥天下。周公殺武庚，誅管叔，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爲庶人，命伯禽帥師平徐戎，定魯。雷淮夷，師還，周公作東山之詩，以勞士卒。封微子于宋，使紹殷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

四年，王朝于廟，延訪羣臣，羣臣進戒，周公戒王以用人之道，作立政。奄及淮夷復叛，王乃東征淮夷遂滅奄，遷其君蒲姑。

五年，越 魯 釐民于郟邑，蒐于岐陽，因留蔣侯。

六年，正百官，制禮作樂。越 裳 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

賚，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者曰：『天無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

意中國有魯人乎？於是來朝。周公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道路，公錫駟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

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十有一年，周公欲知王 稼穡 之艱難，先已陳備七月之詩。至是，在

魯，又存無逸 之書，以訓于王。周公既歿，以君陳代公，分正東郊。

十有二年，邲 狩，諸侯朝于方嶽，因行黜陟 之典。

十有三年，作九府，圖法。

二十有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 各以方物至，史臣爲作王會 之篇。

【經題】

成王，武王之子，文王之孫，周公之叔，名翬，在位三十七年。祚勤于魯。夙夜不逮，與禮樂，立制度，民和而頌聲作。淮夷，淮水南北近海之夷也。徐夷，八國 徐

城廢縣，古徐國 舊址，此篇節錄通鑑輯覽。

【作者事畧】

通鑑輯覽，書名，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亦名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其書始於魏 而終於明，所輯歷代通鑑要略 爲藍本，增改而成者。起自伏羲，迄於明代，凡一百十六

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其批語爲高宗所撰。

穆王征徐戎犬戎

通鑑外紀

穆王。王生于昭王之二年，至是開位，年已五十餘。

十有七年，王西巡狩，徐戎叛，王歸，征克之。初，王得八駿馬，有造父者，以善御幸，遂西巡狩，樂而忘歸。四方諸侯，無不誣無所贊正。虢歸于徐。徐子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自稱偃王，朝之者三十六國。王聞徐子偃號，恐遂稱受命，乃命造父御，一日千里，長驅而歸，使楚人伐徐。徐子不忍鬥其民，北走彭城，百姓從之者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顯兵。」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解題】

穆王，昭王子，名滿，即位時年已五十餘，在位五十五年而崩。書有君牙、罔命、呂刑三篇，皆穆王之事。穆年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其心，沒

於傳者。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禮王將征犬戎，祭公諫父諫曰：「不可。堯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疏，疏則不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孫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服務，我先王不窳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忘業，時序其德，恭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俾笈，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生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賁，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賁，終王，先王之制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侯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賁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賁，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辭，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

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魯伯仕之終，犬戎氏以禱來王，天子曰：「余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時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顛乎？吾聞乎犬戎樹孽，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犬戎，西戎也。征者，欲加兵以問其不享之罪。祭公、祭、晉、秦，是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鄉士，字謀父。此篇選自國語周語，文為傳紀體。

〔解題〕

過商侯曰：「纘德不觀兵，正是勤恤民隱實際處，」只此兩語，培植成周太和子氣多少。王不聽，而欲往，狼鹿以歸，不但不能禦，併不成觀兵矣，此左氏之微詞也。

〔作者事畧〕

國語。書名，左氏據春秋作傳，是為內傳。又探周與列國事件，謂之外傳。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是也，三國、吳、韋昭，皆為之釋，分

國語事，為史之一體。

附水經注周王使楚伐徐

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自稱徐偃王。

江淮諸侯八會，偃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鬥，遂為楚敗。

【解題】

水經注，爲北魏酈道元著。漢桑欽撰水經，酈水源流。道元乃加以注釋也。厲王指周穆也。

夷王伐太原之戎

通鑑外紀

夷王。王爲懿王太子。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

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至于兪泉，獲馬千匹。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先曰熊渠，事文王有勳勞，成王時，封其後于楚，錫以子男之田，姓華氏，居丹陽，傳至熊渠，王室微，諸侯相伐，熊渠甚得江淮間民和，乃與兵西伐庸，東侵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乃立其諸子爲王，分處江上。

【解題】

夷王，名懿，懿王之子，爲諸侯所立，在位十六年。太原之戎，舊說在山西太原，顧炎武曰：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後魏立原州，以古太原而名也。

六月

毛詩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轡。纒旒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

此物四騶，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我服。既服服成，于三十里。王子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頤。薄伐獯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纛沈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轡如軒。四牧既佾，既佾且閑。薄伐獯狁，至於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饗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解題〕

此詩自毛詩小雅，六月，紀宣王北伐之時也。時厲王無道，政治衰壞，中國不守，夷狄來侵。宣王命吉甫北伐獯狁，追至太原。又采芑，乃係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蠻，厥作也。

采芑

毛詩

薄言采芑，於稷新田。於此畜畝，方叔遊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騶。四騶翼翼，路車有奭。簞芑魚服，鉤膺鞶革。

薄言采芣，於彼新田。於此中鄉。方叔澄止。
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軘錯衡。
八鸞玲瓏，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瓊葱珩。
飲彼飛雉，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澄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
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騶爾蠻荆，大邦爲仇。方叔元老，克壯猷猷。
方叔率止，執訊邊鄙。戒車嘽嘽，嘽嘽焯焯。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解題〕詳見上章六月。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旣出我車，旣覆我旒。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中華民族樂梅白衛文獻簡編 卷上 周

毛詩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式僻四方，徹我疆土。

匪次匪棘，王國來極。予疆予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韓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維爾圭瓊，和鳴一虛。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于闕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玉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失其文德，洽此西國。

【解題】

此詩選自毛詩大雅。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宣王之命，宣王命召虎爲將，使往平定。尹齊甫乃作此詩，以美宣王，能與衰撥亂也。

常武

毛詩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六師皇父。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諍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年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繹匪遊。

徐方釋纜，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虺虎。

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圖。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解題】

此詩選自毛詩大雅，時徐戎不服，宣王親自出征討伐，命遣將帥，修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脫業。此事可常以爲法，是有常德也，故召穆公作此詩以美宣王。

宣王平蠻夷戎狄

通鑑輯覽

宣王元年，命秦仲伐西戎。初，厲王之時，西戎反王室，滅犬邱大駱之族。王即，命秦仲爲大夫，率其國人征之。命尹吉甫北伐玁狁。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吉甫北伐，逐之太原而歸，于是有六月之詩。

二年，命方叔南征荆蠻。時荆蠻背叛，方叔嘗預北伐有功，王命率師南征，荆蠻來服。于是有采芑之詩。命召虎平淮夷。淮夷不服，王命召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疆理其地，南至于海。師還，錫虎圭瓊和幣，以嘉其勳。尹吉甫乃賦江漢之詩以美之。

王親征徐戎。王既召虎平淮南之夷，乃親率六師，以征淮北。徐方來庭。召虎亦常賦之詩。美王，因以爲戒。

六年，大旱。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國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言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秦仲死于西戎，命其子伐戎，破之。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王召其昆弟，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與其先大駱犬邱之地，爲西垂大夫。

八年，巡狩東都。王因修政事，外復文武之境土，乃選車徒，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講武，詩人爲作車攻吉日。

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姜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去人之罪也。」遂勤于政，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爲周世宗。

解題

宣王，名靖，厲王子也。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以太子靖幼，相與協和，共理國事，號曰共和。迨厲王崩于彘。周召二公，遂奉太子靖即位，是爲宣王。宣王用尹吉甫方叔召虎諸賢，伐西戎、獫狁，征荆蠻，平淮夷，復文武之業

，周室中興。

中華民族與侮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周

三八

春秋

秦晉衛破犬戎

通鑑外紀

幽王。元年，立姜氏爲王后，宜臼爲太子。三年，納褒姒。五平，褒姒與鞮石父比，譖廢申后、太子，褒姒立爲后，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故不笑。乃鑪故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八年，以鄭伯友爲司徒。

十有一年，王黜殺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與，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數兵，兵莫至，犬戎遂弑王于驪山下，虜褒姒，鄭伯友死于戰。秦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侯仇、合諸侯兵逐戎，歸伯服，鄭世子突收父數兵，從諸侯迎太子宜臼立之。

平王，元年，王遯犬戎難，東徙洛邑，秦以兵送王，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秦于是始圖，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又策命晉侯，賜以河內附庸，晉于是始大。

二十有一年，秦伯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秦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釐以東獻之王，時宗周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大夫行役過之，閱周室之顛覆，待德不忍去，作黍離之詩。

解題 秦為秦穆公，晉為晉文侯執，衛為衛懿公，魯為魯莊公，皆始於此。我擊破。

謀國，... 鄭忽大敗戎師

鄭忽大敗戎師

春秋左傳

六年春，齊侯使師于鄭，鄭太子忽，使魯為其班，後師，鄭忽大敗戎師。

大良沙良，甲首三百，沙良於齊。於是諸侯之大與我齊，齊人盡其精，使魯為其班，後師，鄭忽大敗戎師。

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顯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

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

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諷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

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憲，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其謂我何？」遂辭諸鄰伯。秋，

大閱，簡車馬也。鄭忽大敗

大閱，簡車馬也。鄭忽大敗

先是北戎侵事，鄭人敗之。及是，戎復伐齊，故齊侯使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解題

春秋左傳

〔作者事畧〕

春秋，本魯史記之名，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編年之史也。傳春秋者，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經與傳合，其文互異，所傳事實，亦微有不調，故後儒依傳說經，經不離傳而立。自宋

孫復撰春秋尊王發微，其後言春秋，遂有廢三傳者。胡安國撰春秋傳三十卷，尤爲

元明時所崇尙，謂之胡傳，至清時春秋與三傳合，頗盛行。左氏，即左邱明，邱明爲魯之太史，其好難同於墨人，故孔子作春秋爲素王，邱明爲素臣，泚夫子之志而作傳，是爲左氏春秋。

左傳所述事跡，皆據國史，故說春秋者，必以是爲根據。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是爲法疏本。

管仲相齊尊周攘夷

管子

〔上夏〕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十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牟，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臨方地，望汝山，使賈絲於廟室，成周反胙於陰維，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

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右冊殺附，乘舟濟河，至于石沈，懸車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和秦厚，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以誓要於上下薦紳。然後率天下常閒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乘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解題】

管仲，字夷吾，春秋初上流也。少時常與鮑叔游，鮑叔知其賢，仲貧困，有老母，二人同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爲意，終善遇之。既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謂桓公曰：「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公乃厚禮之，以爲相。桓公以霸，皆諸侯，一匡天下，仲之謀也。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管仲既在政，務爲倉廩安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謂之，下服義則四鄰謂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於是施九惠之教，設輕重漁鹽之利，以贖貧窮，使貧者富，富者省訟。餘詳本篇原文。孔子生魯春秋，述仲之微，弱，四夷交侵，中國不絕於繼，故仲高以尊周禮，而管仲之德，故仲之德，一匡天下，在魯教刑，成政者，公輸若國民族建奇功，故孔子一匡天下，一匡天下。

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猶懼其久而沒也，故作春秋以見志，如王道，內諸夏，外夷狄，所以立萬世夷夏之防也。本篇選自管子小匡篇。

附孔子論管仲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解題〕

此篇選自論語憲問篇，子路與孔子及子貢與孔子論管仲之爲人，故孔子對管仲一再稱許，蓋美其能攘夷狄，故免於被髮左衽也。

附梁啓超論管仲

【上畧】嗚呼：管仲之功偉矣。其明德遠矣。孔子釋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管子之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是以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嗚呼，如管子者，可以光國史矣。」

解題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師事康有為，頗嘗革新思想，感於清末國勢不競，銳意變法圖強，與康有為倡行新政，旋敗，是為戊戌政變。迨袁氏稱帝，襄贊蔡松坡起兵西南，擁護共和，厥功甚偉。而其鼓吹新思潮，提倡新文體，對近世思想解放，亦有不可磨滅之功績。入民國後，歷任司法財政各部總長，後任教於北平清華大學，專致力於學術。民十八卒於北平，年五十七，著作甚富，有飲冰室文集，先秦政界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等書。此篇為頌贊體，頌贊者，願贊其功德也。

齊人伐山戎

春秋穀梁傳

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齊侯來獻捷也。齊侯來獻捷者，不言使，不言捷，言得曰捷。戎殺也。

解題

齊人伐山戎，時在魯莊公三十年，左傳公羊傳紀載此事，均簡畧，故於穀梁傳中選錄焉。據管子小匡篇及史記說苑所載，則謂周惠王十三年冬，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

桓公救燕，請助於魯，魯人謀曰：「師行數千里，入北狄之地，必不反矣。」齊伐山戎，令支斬孤竹，擒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寇騎始服，九夷海濱，莫不來聽。燕莊公送桓公出境，桓公曰：「吾非天子，不可無禮於燕。」因割燕君所至地與之，使復修召公之政，納貢天子，如成康時。桓公欲移兵伐魯，管仲曰：「伐遠誅近，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道，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兩失也。宜以所得寶器，進周公之廟。」桓公從之，詣侯問之，皆奉桓公之命。山戎亦曰北戎，居今河北遷安縣地方。春秋時，常為齊鄰燕之患，故齊桓公伐之。此篇選自春秋穀梁傳，文為傳誌體。

作者專畧

穀梁赤，戰國秦孝公時人，子夏弟子，唐楊士勛穀梁傳疏，謂名傲，一名赤，字元始，著有穀梁傳。傳其學者錄為書，有晉范甯注，唐楊士勳疏，穀梁與公羊同師，言春秋者，左傳為一派，公羊穀梁為一派。

附通鑑輯覽齊人伐山戎

十有三年，秋九月，齊人伐山戎。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侯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

而遷。燕君送齊侯。遂入齊境。齊侯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王，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齊人救邢

春秋左傳

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晉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蘄北，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解題】

齊人救邢，此春秋書法也。穀梁傳云：「齊人救邢，善救邢也。」注謂「善齊桓得伯之道。」邢，國名，在廣平襄國縣。此篇選自春秋左傳，文為傳誌體。

齊人救衛

通鑑外紀

衛懿公淫樂奢侈，百姓大臣皆不服。冬，十二月，狄伐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膏膏者，宮人也，君使鶴與宮人，余焉能聽細潰。」去。狄敗衛于葵澤，遂滅衛。殺懿公。

饕餮食其肉，獨含其肝，懿公之臣弘演使遠而至，呼天而號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

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有臣如此，不可不存。」乃救衛。……迎其弟嬖於齊而立之，是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

十九年春，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文公徙都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十繫馬三百，車三百乘，甲五千，天下知桓公仁，非爲己動，故歸之。桓公輕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使者垂囊而入，綑載而歸，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而莫敢背。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築五鹿、中牟、蘆與、壯丘，以衛諸夏，定三華，隱五刃，大國漸魏，小國附協。

解題

左傳魯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爭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泜澤，衛師敗績，燔滅衛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本篇之文，選自資治通鑑并紀綱紀。以其紀載，較三傳詳盡，故錄之。

附通鑑輯覽齊侯救邢封衛

惠王十有七年，狄人伐衛，衛侯好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好鶴，戰于荼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昭伯之子申，以廕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

十有八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薛北，救邢，邢遷于夷儀，諸侯城邢。

狄伐邢，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儀，諸侯城之。

十有九年，諸侯城楚邱，齊侯率諸侯，城楚邱以封衛。衛戴公卒，齊侯立其弟慆爲衛君，齊侯既遷邢于夷儀，又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衛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齊伐楚盟于召陵

春秋公羊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莒，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遂伐楚，次于陘。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言服楚也。何言平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疇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粵綫，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師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爲主，序續也。

齊人執陳袁蓬塗，蓬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蓬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蓬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

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讎，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賁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明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解題〕

時在魯僖公四年，齊桓公爲平鄆諸侯之甘，楚爲蠻夷，恃惡不服，且屢伐鄭，欲與齊爭霸，故與吳伐之。蔡，楚黨也，桓公不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其黨也，無鐘鼓曰

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

盟爲文，齊桓混合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楚之潁川縣也。

〔作者事畧〕

公羊傳，書名，舊本題周公羊高撰，實高所傳也。而其玄孫壽及胡毋子都錄爲書，漢何休作解詁，其書多引禮，所謂黜周王魯，釋屬文從解質之類，公

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唐徐彥爲之疏，自設問答，殊病冗沓。

清代爲公羊之學者，有孔廣森著公羊通義，劉逢祿著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

箋，凌曙著公羊問答等書。

秦晉伐戎救周

通鑑輯覽

襄王，三年，揚、拒、泉、暴、伊、洛之戎，同寇京師，入王城，王子帶君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仲孫湫，入聘，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王怒未忘，不十年，王弗召也。」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通鑑輯覽

襄王，十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春秋左傳

(上畧)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暨侯彌，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聞罪異辭，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

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罷。復帥師，楚會議侯于許。

晉侯作三軍以禦狄，荀息父將中行，屠擊將左行，先蔑將右行。

解題

晉侯。晉文公重耳。荀息。荀息。中行。中軍。三軍。今增增三行。以禦五子六國之名也。時在魯僖公二十八年。

通鑑輯覽晉侯作三軍以禦狄

襄王，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初，晉侯作三軍以禦狄。至是，晉于濟原，舍三行而作五軍。使趙衰為卿，栾復舍二軍。

秦伯伐西戎

通鑑外紀

襄王，二十有九年，秋，戎人由余，自戎歸于秦，秦伯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戎，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賜秦伯以金鼓，命靈西方諸侯伯。

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春秋公羊傳

十有二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齊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遠何？大之也。何以齊？記錫也。

解題

時魯魯文公十一年。在公元前六一六年，上溯至宣公二年，在公元前六九五年，下至晉滅虢，在公元前五九四年，前後相距有一百餘年。長狄兄弟，在其間僥倖不止，可以想見。叔孫得臣，魯大夫，謚莊叔，魯文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率公，賦菁菁者莪。鹹、音咸，魯地也。

附春秋左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齊曠伐齊，魯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遇之。吉。(中舉)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簡如。甯父終甥，孫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平鞠之門，以命晉師。初，宋武公之世，曠伐宋，甯能皇父帥師禦之。(中舉)以敗狄於鹹。長狄殺斯，與父之二子，皆為。(中舉)晉之滅潞

也，遷僑如之弟榮如。齊襄公之二年，郭曄伐齊，齊王子成文，殺其弟榮如，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郭曄由是遂亡。

晉人敗狄于交剛

春秋穀梁傳

十有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中國與夷狄不齊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解題】

時在魯文公十二年，左傳公羊傳，均僅書「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以穀梁傳較詳，

故選之。

晉師滅赤狄潞氏

春秋左傳

十有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酈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驪大夫皆曰：「不可。酈舒有三僇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晉酒，二也。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

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

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咼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欒、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解題】時在魯宣公十五年，此篇節錄春秋左傳，餘詳本書附篇公羊傳所載。

附公羊傳晉師滅赤狄潞氏

十有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祀也，雖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效，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春秋公羊傳

元年，六月，丁巳，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此大原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

名，從主人 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解題

時齊魯昭公元年，六月，左傳僅書「六月丁巳，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以公羊穀梁二傳說詳，故選之。荀吳中行偃之子諡穆子。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通鑑輯覽

景王十有八年，夏，六月，丁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滅肥，以肥子綿皋歸。至是荀吳復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始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鵠歸。

解題

鮮虞，白狄別種，今河北新樂縣，有新市故城。即春秋時，鮮虞國舊址。

孔子相魯却萊人之兵

春秋左傳

十年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廣夾谷，孔丘相。黎彌書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莫不飽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辭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饗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顯，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解題】

時在魯定公十年，此篇選自春秋左傳，原書無題。此題亦係編者妄加也。讀此可知孔子不僅以德行著稱，實智勇兼備，徵諸論語子路篇，孔子謂「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云云，可知孔子文武並重之一斑。

附春秋穀梁傳頹谷之會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頹谷。公至自頹谷，驪會不至，何爲殺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頹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既遠，兩相相揖，齊人豈諱而起，欲

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盥一等，而退歸乎齊侯，曰：「兩君皆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察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譚龜陰之田者，蓋居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穀之會見之矣。

魏絳諫伐戎

左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梁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搆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雖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待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弄武羅、伯冏、熊髡、應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氏后寒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毒賂于外，愚弄其民，而

虞羿于田，櫛之詐隱，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譖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漢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庶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慮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反之。公曰：「然則莫知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藉人成功，二也。戎狄串習，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勦，甲兵不頓，四也。塞于后牙，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璫以時。

【解題】

魯襄公四年，晉侯欲伐戎，故魏絳諫之。此篇選自左傳。

晉獻公伐驪戎

國語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請使申

生走曲沃，以遠惡，重耳處蒲城，冀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傲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與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并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蓄其子，禍之甚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忿，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樂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太矣。」

【釋題】

驪戎，春秋時國名，今陝西臨潼縣，有驪戎城，故驪戎國也。晉獻公，武公之子，名詭諸，始都絳。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又伐驪戎，獲驪姬，生奚齊，其婦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乃殺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公使荀息傅奚齊。竟以亂晉，在位二十六年。此篇錄自國語晉語，伐驪戎，獲驪姬。魯以亂晉。紀之，所以資綱戒也。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

國語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鼓人或隨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狄之伐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命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

國語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入遯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多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猶雍不爲，幸，吾是以懼。」

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春秋

六一

戰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國策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見諂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纍姑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國，坐而纒資，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剽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者言莫不揮泣齋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西有當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撾銅鼓之，狄人乃下。

解題

魯仲連，齊人，或稱魯連，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游於趙，秦圍趙急，魏使辛桓衍請帝秦，連諫不許。秦君爲却。後田單言于齊王，欲得之，連逃于海上。

不願接受，其情高如此。用軍，齊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維莒即墨不下。膠用火牛攻之。破燕師。盡復七十餘城。以功封安平君。狄嘗齊邑。春秋時長狄所居。在今山東齊地縣西北。此篇為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之方法。文為辯說體。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均屬此體。戰國說士說其時主，書委質為臣，文，則為奏議體。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書說體。

〔作者專畧〕

國策，書名。漢劉向，字子政，初為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於俊，自以通達能屬文與焉。受命校中秘書時，哀合先秦諸人言說戰國時事，刪其重複，排比成帙，各戰國策，內大部為戰國時游士輔所附國之策謀。史馬遷史記，多採其文。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國策

武靈王平素問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積甲兵之用，念簡服之法，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國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賢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皆尊遠臣，明主之教，動有期古先世之功，為八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道有補民為主之業。此兩君臣之分也。今君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善用少而功多，可以無益於姓之夢而

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惑。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祖入裸國（七），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殿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

使王孫綰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寡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違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數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胡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卒成功立，然後德一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惟綰謂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癡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克進。王今命之，臣固

敢蹈其最惡。臣聞之，中國者，聰明敏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舉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醉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至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寇，林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數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歸同。鄉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募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樓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氣戎取代以樓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灌鄣；非社稷之神靈，

即鄙淺不守。先王忿之，莫怨亦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讎。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辱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違世俗之聞。今欲聽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溝諫曰：「臣夫身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取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遺也。臣雖愚，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撥，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變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謂；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飄遠而變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俗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勸，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選；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患不竭，姦之屬也；以茲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

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遺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勸。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勸者，虛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解題】

武靈王名雍，鑒於趙國處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在政治上軍事上地利上，皆以胡服騎射爲便；因排撥衆議，毅然獨斷，變胡服，習騎射，以適應此非常之

代道大遠。

〔解題〕

此篇節錄史記趙世家，時在趙武靈王即位之二十年。

附通鑑輯覽趙伐中山

赧王，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傳國于少子何，自號三父。趙君已立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爲相，傳何；自號主父。先是主父與肥義謀，變服騎射，以令百姓。北畧中山，西至榆中。至是使子治國事，而已西北畧北，將從雲中九原，南襲咸陽。于是詐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款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附梁啓超趙武靈王頌

自黃帝以後，數中國第一雄主，其武靈王哉！中山者，春秋之鮮虞，亦狄最大部落也。春秋

上李期，狄滅邢，滅衛，滅潁，伐周，伐齊，使中國百年無甯息者，此族也。推而上之，明帝以來之獯鬻，周之獯豸，犬戎，亦此族也。爲中國病者，已二千年。晉人以舉國之力，滅其部落，若繇，若肥，若鼓，若咎如，若甲氏，若留吁，若潁辰，若豳，而獨不能得志於鮮虞。至武靈王乃整其庭而掃其穴也。林胡樓煩者，此後之匈奴也。爲中國患者亦千餘歲，而武靈王預推其而伐其孽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吾以爲靡趙武靈王，則五胡之禍，竟見於戰國之際，未可知也。故武靈王實我族之大功臣也。舉朝實行胡服，得地改爲騎邑，其所以振厲尙武精神者深矣。卒能大張軍國主義，收不世之功。若於中國求斯巴達，則其時之趙當之矣。乃至微服冒險入秦庭，倏忽而逝。嗚呼！武靈王其猶龍乎！

李牧屢却強胡

史記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涇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主本費。日擊數牛養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入豎，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嘗以李牧爲怯，

雖趙邊兵亦以爲晉將佳。趙王使人讓之，收却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後餘，匈奴尋來出戰，再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得請李牧，收社門不出，因羸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收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車馬得千三百乘，還購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設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殺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用反間，賄郭開說收，誣其謀反。趙王信之，殺李牧，趙亦繼亡。

附梁啓超李牧贊

國史氏曰：「古稱兵法有守如處子，出如脫兔者，豈李牧之謂耶？漢文時，匈奴數爲邊患苦，楚騎至侯甘泉，景帝乃納鬼繒網粟拜爵，徙其實邊，以屯爲兵之議，而匈奴少殺。殆今世所謂武裝的和乎非耶？未幾而孝武卒用其力，命將出師，逐北千里。至漢南王庭，威韓邪以後，而冒頓之裔，且俛首歸命於我大邦矣。漢世孝文景孝武三代之境遇之軍畧，李牧以一身備

之，茂陵之間而措也，宜哉！抑李牧之人格。武靈王之教育所產出也！李牧之功業，武靈王之經營所留貽也。一夫喜射，百夫浹拾，英雄之澤，數世未新，盛矣夫！

中華民族與侮自衛文獻簡編

卷上

戰國

七四

秦

秦始皇武功赫越

通鑑輯覽

始皇帝，姓，名政，莊襄王子，嗣爲王。遂滅六國，并天下。二十六年，初號皇帝，除舊。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徙豪傑于咸陽。築宮咸陽北阪。

二十八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父，遂遊海上，求神仙，南渡江，乃還。

三十二年，帝巡北邊，使將軍蒙恬伐匈奴。

先是帝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子高，還奏祿園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蒙恬下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始皇復使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三十三年，畧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發諸嘗遺亡人，及贅婿賈人爲兵，畧取南越陸梁地，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解題】

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中國。北禦匈奴，南併南越，廢封建，置郡縣，築長城，治馳道，武功赫越，洵為我國歷史上之民族英雄。此篇節錄乾隆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文為史之編年體。

蒙恬(威振匈奴)

史記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鶩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殺。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二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陰山，接訖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嘗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

內謀，名爲忠憤，故雖謫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解題〕

文爲傳誌體，畧述蒙恬之家世及其武功。恬之祖及父，均以武功著，無怪其亦爲名將也。本篇係錄自史記卷八十八，謹取其前節，餘因與武功無關，故畧之。

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彙編

卷一

秦

前漢

漢武帝揚威域外

前漢書

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歲，立爲膠東王，七歲爲皇太子，母爲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卽皇帝位。

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軍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甯辛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畧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濊君南閼等，口二十八萬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萬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瓦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三年春三月，遣驃騎將軍霍去病

，出隴西，季孫蘭，斬首八千餘級。將軍去病公，放出北地二千餘里，邊郡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虜數百人。遣衛尉張鷹，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策謀皆亡期，管斬，贖為庶人。

四年夏，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塞襲，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車後，數十萬人。皆至幕北，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迺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行京，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目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目為緱嘉縣，馳義侯遣兵索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

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三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爾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奚何叔轉焉？」行遼東，巡海七，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關。時，春，幸魏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朝鮮王攻殺遼東郡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二月，起建章宮。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縛汗血馬來，作西徂天馬之歌。秋起明堂，冬行幸回中。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三月，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散，降匈奴。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在，卓然興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瞻吞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漢業，而有三代之風，加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解題】

漢武帝，景帝中子，名徹，承文景之業，與大學，崇儒術，平南越東越朝鮮，下滇及西南夷，斥匈奴，通西域諸國，版圖益廓，稱爲民族英雄，在位五十四年。威加率土，漢族在世界塗頭角，巍然稱大國，其功績固不可沒也。此篇節錄前漢書武帝紀，文爲傳誌體。

【作者事畧】

前漢書，書名，亦名西漢書，班固著。固東漢安陵人，彪長子，字孟堅，博通載籍，明帝時典校秘書，續成父之著述。其敘漢武帝以前史實，大多直錄史記原文，漢武以後史實，則爲其父彪所作。固本傳，敘其受詔撰述漢書處，謂「自永平（明帝年號）中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章帝年號）中乃成。」其補述增潤，亦可見其苦心經營之一斑。後漢書本傳贊，稱其「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聲響而不厭。」洵非過譽也。

附漢宣帝尊漢武帝廟爲世宗廟

本始二年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

博士議。」于是羣臣皆曰：「宜詔詔書。」漢書禮樂志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于民，不宜爲立廟樂。」今卿其難勝曰：「此詔書也。」
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諛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
「于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殺先帝，不道。丞相長史官緝，阿諛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豫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奏感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

【解題】

漢宣帝，名詢，武帝曾孫也。其對外武功，與武帝時畧相倫等，以制西羌及單于稱藩來朝兩事爲最著。此篇選自通鑑輯覽。

附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僭，僭亂最盟，於今何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雷如雷，顯允方且，征伐玁狁，蠻荆率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收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其被髮左衽矣。」是故秦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盟，破東胡，禽月氏，并吞土師，殲廣兵，誦，受中國書。南越尉佗，越百粵

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實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不已，甚者輿師十萬餘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首，雖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首，尉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臨中國罷勢，無變留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殺，樓船，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經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併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遂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酒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宮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共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禘，七月而禴，諸侯五日而禴，五月而禴，此一此喪事尊卑之序也。禮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廟也。苟有功德即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千般大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嘗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衆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實功之意也。詩云：「藜藿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歷傳無間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宜佈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解題

劉歆，字子駿，官至京兆尹，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先是宣帝時，尊孝武皇帝廟爲宗廟，所幸郡國皆立廟，至成帝時，孔武何武奏迭毀之，次詔羣臣議，以爲親盡官毀，故劉歆上此奏議毀之。文爲奏議體，見其所陳漢武術國保種之功，洵百世莫稱，若無武帝，又不知中原成何景象矣。

漢宣帝克緝祖武

通鑑輯覽

本始二年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誅烏孫兵，擊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戎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陔。岑陔死，以國與季父大孫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尙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僥擊烏孫，欲隔絕漢。惟天子出兵救之，乃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出，從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明年，夏五月，匈奴聞漢兵大出，奔遠遁，軍遂罷，田願不獲期。廣明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騾七十餘萬頭，乃封惠爲長羅侯，其冬，皇子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凍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軍以餓死人民什二，畜產什五，諸國編屬者瓦解，攻盜不能理，匈奴大虛弱，茲欲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三年。冬十二月，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元康元年。夏五月，莎車叛，衛侯傅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

時匈奴圍西域，多尋命不稱。于是漢可從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莽世，以衛侯使持節送莽歸客，至伊循城，會莎車王弟屠豎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爲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于是攻却南道敵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莽計以爲不敵擊之，則莎車日蹙，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二年夏五月，匈奴援車師圍者詔吉、南屯渠犂。

四年秋八月，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初，武帝隔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帝即位，魏、渠犂、安國、樓、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困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安國、奉、樓不敬，是後羌、旁、樓、渠犂、安國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土聞之，以聞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賴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匈奴斂誘之，與共蹙張掖、酒泉地，間者，匈奴困於西方，魏、渠犂、安國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不止，宜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請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羌之通，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行邊兵，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麟符元年春，先突羌揚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雜填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于是歸降羌侯揚玉等怨怒背叛，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

對曰：「無識老臣者矣。」上問度常用幾人，對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秋七月，趙充國擊叛羌。羌冬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隴中。明年，充國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羌禍大靖，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二年秋九月，以鄭吉爲西域都護，曹窳康居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甘露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圻匈奴者，咸尊漢矣。

解題

匈奴屢經武帝用兵討伐，漸不支。至宣帝時，更發揚祖威，勵精圖治，在政治上，造成循吏之盛世。武功方面，制服西羌，單于遠遁，使漢威遠及西北諸國，洵可謂克編

惡，難能可貴。史謂其功蓋祖宗，我垂鑑焉。自孫篤論也。

衛青霍去病傳（魏何叙）

史記

太尉霍去病者，平陽人也。其父去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直長霍靈。靈有子青，母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步廣，皆霍氏。

甘泉居第，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星，當封侯。』青笑曰：『鉗徒空言，得毋管仲，即足矣。』安得封侯乎！』青壯，為將，從平陽去。建元二年春，青將子夫等入宮，幸上。皇后

愛青，大長公主女也，始。大長公主即衛子夫，有身，始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女衛子夫，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賜青黃金，賞賜數百萬。始，青為太僕，陳掌通，上召青，青為太僕，陳掌通，上召青，青為太僕，陳掌通，上

中書錄事孫觀傳自漢之唐補編 卷上 前漢 八十五

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帝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

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強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太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威犖匈奴。匈奴右賢王營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詭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士數百，馳潰圍北去。漣經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百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起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嫪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

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敖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壘，討逐漢，抄狐奴，歷五王國，輜食八衆，饑習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闐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呼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驃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部勝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餽趙食，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

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選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塞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盛，戰而匈奴不利。

趙募，單于遂乘六畜，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爭，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

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願將斬首萬餘級，遂至賓嶺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積粟以歸。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欲將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箴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

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軍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

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董弼之士，約軻，經大幕，涉葱嶺，以除北軍害，轉擊左大將，斬遮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闕，獲屯頭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狐居胥山，禱於姑衍。登臨翰海，執南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卒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發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博德爲符離侯。北地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博金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達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平復陸文、樓專王伊即軒、皆

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爲乘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廣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常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然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是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載一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常穿城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解題】

中國北方外族之匈奴，本爲古代董、獯、豷之苗裔，戰國末葉已漸強盛，史記敘述當時形勢謂：「冠帶七國，而三國邊於匈奴。」所指三國爲秦、趙、燕，可見此時匈奴之疆土，恰包緣中國之北方，而儼然爲勁敵矣。秦始皇遣蒙恬舉兵北伐，亦僅能收服河南一帶地（今河

套)。未能予以大創，而於萬里長城之修築，亦僅求限其南下之馬足而已。嗣後，匈奴屢爲中國西北患，以漢高帝之雄武，而破國於白登，武后隋朝，竟被致會婚馬。國威陸喪極矣。漢武帝起，始銳意拓邊，縱橫掃蕩，予匈奴以致命之打擊，大漢之南，遂無王庭，豐功偉烈，曠古所希，當時主持軍事最重之人，則爲衛青霍去病兩人。史記爲作合傳。於其戰勝攻取之史實，敘述不厭其詳，可見其關係之重大矣。

李廣傳（兼敘匈奴）

史記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殺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乎！」

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叛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願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

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

，恐亡之。」於是乃徙上郡太守。徙上郡，管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驢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驢者也。

已搏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險，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千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令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騎遂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武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千餘騎，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

爲長樂衛尉。得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說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快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伴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覺勝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將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更。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陰翳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敢

也？」止廣宿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語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徙大將軍軍出定襄。

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敖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陣外衛。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廣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懼。會日暮，吏士意懈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刎，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車騎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

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風王胡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居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肖侯耶？且固命也？」胡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

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管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匈奴。」大將軍嘗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幕，或失道。徙大將軍，大將軍與于單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虜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失道，豈非天乎！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

皆爲罪薄！……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我李將軍之謂也？余賭李將軍悽悽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身忠實，言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解題】

李廣傳爲史記中之一篇。原名爲將軍列傳。將軍體性矯健，老當益壯，足振國民柔靡之習，固不啻取其戰伐之功已焉。文爲傳誌體。

附漢武帝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遷曰：「登車不式，遺棄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察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刑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明尊暴於夷貉，威稜營宇鄰國，亦矣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避死寇徒跳，種類請罪，豈朕之指。」將軍高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解題】

李廣爲官，居藍田南山中。一日，夜獵，被勳侯射節制，並宿亭下。及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勳侯尉與俱斬之。書請罪。武帝以是罪之。時在元狩二年。文爲詔令體。

趙充國傳（擊退西羌）

前漢書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騎，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解圍，漢軍之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羶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下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宜遣使者，行邊兵爲備。」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夫大夫丙吉問難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領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渡輒營陣，以次盡渡，虜數千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

充國常以邊斥候爲務，有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種敢責曰：「爾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誓爲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耶？」迺遣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曰：「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井，及劫畧者。解散虜謀衛極，迺擊之，時已發諸郡兵，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資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令擊罕井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令皆離散，雖不能盡誅，宜奪其畜產，虜其妻子，虜必旋壞。」天子下其書議之。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駝，負三十日食，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勸勞而至，虜必知之，引去逐水草，入山林，據險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爲先零盛而負罕井之功，不先破罕井，則先零未可圖也。上方即拜武賢爲破罕井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勸護充國。充國既得護，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教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

取勝之道也。今釋致勝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選。臣愚以爲不便。於臣之時，先擊先零，已則擊奔之屬，不煩兵而服矣。惟陛下裁察，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澗水，道阨狹，充國欲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願，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幽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番聚落，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悉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緩，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罷。遂上屯田奏曰：「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至。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爲擊之不便，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益積畜，省大費。」

明年五月，充國奏言，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

附楊雄趙充國頌

明鑑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虞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荒，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越趙桓桓，亦紹厥後。

〔解題〕

漢成帝時，西羌常有警，帝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雄頌之。文爲頌贊體。

張騫傳（鑿空探險）

前漢書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關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

西。

塞國與其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逼不得，見塞，喜，問欲何之，塞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遣脫亡，唯王使人遣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路遣王財物，不可勝言。一大宛以爲然，遣塞，爲發譚道抵康居，康居傳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塞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墮于死，國內亂。塞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塞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塞爲人驍力，寬大信人，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塞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有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塞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衆象以戰，其國隨大水焉。以罽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

赴，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遷其衆，內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故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難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極東懸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蹙。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桑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黃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遂可便遣之旁國。

竊既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訣，語在西域傳，竊即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竊，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竊還拜爲大行。歲餘，竊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適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竊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

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漢得宛汗血馬，益世。又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遣使輕安息奄塞聲解條支身逐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

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齎漢大牧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更置牂牁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迺遣使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

自燕關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于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備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無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委書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貨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藉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責怨，互相攻殺，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寧鄯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犂軒駝人獻於漢，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白昆侖云。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期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與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可誦，以禮焉。而使也。

漢使往說多，其少從軍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臣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漢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漢使使宛姚定漢使，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驅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泥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蓋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頭所譖自殺。

【釋題】

張壽之鑿空探險，關道西域，其影響至爲鉅大。我國國民性大抵缺乏此種冒險精神，事事趨向保守，一切遂無進步之可言，蓋斯傳後，應知有所感發矣。

李廣利傳（鑿空探險）

記史

李廣利者，中山人也。太初元年，武帝以廣利爲武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逐伏菟，期李武師破，取符焉，故號武師將軍。建始成爲單正，發浩候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武師將軍。軍既西過關，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與食，不下者殺日則去。比至郿城，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餓，攻郿城，郿城火破之，所傷甚衆。武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辭至郿城，尙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悉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菟，願且還兵，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遮玉門曰：「軍有敵人者輒斬之。武師悉因習敦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醉罷擊菟軍力攻胡。天子已業誅菟，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烏菴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村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

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囊橐以萬數，多齎糧。兵得甚饒，天下騷動，傳相毒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澗水，於是乃遺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入徙，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無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財多，所爲衆，誅言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殺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

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邈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壹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有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和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遇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

【解題】

此篇節錄史記大宛列傳。廣利等既破宛，武帝乃下詔曰，「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難，伐勝大宛，封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趙弟爲新曉侯。」劉勣曰：

史遷言大宛之跡，見自張騫，是陸空之績，歸之於騫，而成大宛之功者，則廣利也。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之屬，因騫以通於漢，亦因大宛之降服，而漢威始及於以上諸國，而匈奴奴隸此益因。

籌與廣利之功，可謂偉矣。

傅介子傳（出使絕域）

前漢書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風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龜茲，責其王殺匈奴使，大兵方至，王有不敢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皆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營於烏孫，道其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曰：「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屬，此介子因率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遣使謂介子中郎。還平絕。介子謂其言實，光曰：『樓蘭龜茲，數反復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其王統人，易得。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自遣之。介子與士率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西界，假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殺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負禮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

遣我悉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扞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騾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備侍郎。」

【題解】

此篇選自前漢書傅介子列傳。介子隻身入樓蘭，斬其王，其得訣在「漢兵且至」一語。使樓蘭不能測其虛實。審敵定謀，而以大漢之威聲懾之，故能成功，此固非漫然行險以僥倖者可比也。

甘延壽陳湯傳（矯制西敵）

前漢書

甘延壽字君泥北地都郵人也。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畧，多策謀，喜番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到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邇得此一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邊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敵取勝，

久蓄之，必爲西賊患。曠夷無金瓯張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雅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阻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固池，並捕得康居貴人開卒以爲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屠因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疲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初，單于聞漢王兵至，欲去。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披甲，樓上諸閼氏去人數千，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類死，漢兵四面擁圍，糧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天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

守得漢使節，及谷書等所賞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於是廷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遇爲一，昔有虜虜今有疆漢，匈奴雖驍邪肆于，已稱北藩，唯郵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犬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郵支單于懷素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廷壽臣湯，將議兵行天誅，竊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朝暉，陷陣克敵，斬郵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首塞街，蠻夷聞，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郵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禁，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春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甚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既軍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邀幸，生事於蠻貊，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廷壽湯功，而重違匡衡之議，議久不決。嗣得故宗正劉向之上疏，乃封廷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廷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解題〕

此篇節錄漢書甘廷壽陳湯傳。劉覺曰：陳湯立奇績於萬里之外，其膽決策畧，足與班超之定西域，先後媲美。觀其與廷壽所謀畫，及按劍責其沮衆，料事之明，氣魄之偉

俱不可及。至其百死深入敵庭，終以揚威雪恥，是豈堪爲吾民族之驍將者矣。

附谷永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魏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窺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戰勝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都無道，圖王誅之不加，策慮輻億，諍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葱都類，屠三重城，斬郅都首，繫于空之滄謀，雲路東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湯坐言事是非，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繩介之過，賜死社鄆，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節旄卷，喋血萬里之外，虜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纖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主人尚加雞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矜于嚴聲之辭，不察周書之意，而忘雞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解題】

谷永，字子雲，漢長安人，元帝時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官至大司農。詎者，上官爲人尋寃也，時陳湯與甘延壽矯制發兵擊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因而被寃，

故永上此疏，文爲奏議體。

附劉向論甘延壽陳湯疏

郵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專暴揚外國，侮威毀重，羣臣皆闕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橫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舉欽侯之旗，斬郵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照明之功，萬夷震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郵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賞總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叔苴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單單烹烹，如響如雷，顯允叔苴，征伐獫狁，蠻荆來感，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雷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廷壽湯所誅虜，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震，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泐細瑕。司馬遷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歸，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廷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鋒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殲項

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虛糜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見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饒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守大宛，郵支之號，重于宛土，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廷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鄧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善威武勳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繙，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巨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解題〕

此篇亦爲奏議體，事詳上篇。劉向漢之宗室，字子政，楚元王之四世系。初爲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材俊，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焉，爲人簡易無威儀，專積思於歷術，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

附漢元帝封封甘延壽陳湯詔

匈奴郵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勳師兼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今延壽湯詣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濟與師燭制而征之。

類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國氏貴人名王以下千餘，躡險難干法，內不煩一矢之役，不闕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振百蠻，名顯四海，當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于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解題】

漢元帝建昭四年，赦郅支甘延壽矯制之罪。因作此詔，封甘延壽為鴻臚侯，長水校尉，賜陳湯爵關內侯，射聲校尉。此篇為詔令體。

蘇武傳（持節不屈）

前漢書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郎監。時漢連伐胡，數遣使，相窺覷，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漢王與昆邪王謀殺反匈奴中，昆邪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備勝，曰：「聞漢

天子甚怒衛律。常能爲遺伏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共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緡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遷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普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火，覆武其上，踏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忿，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蒙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務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懼，律曰：「蘇君，律前負漢賂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便使人死生。不平行正，反欲圍兩主覲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

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茲始矣！上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忿忿欲降之，遜幽置大塞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營雪與游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分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伊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築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置穹廡。王死後，人乘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去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取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城陽宮，扶墮下除銅柱，折輿，劫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洞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猶有女弟三人，兩女之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霧，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獄，子卿不欲降時，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

亡常。大臣亡，羸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鑕湯鑊，誠甘樂之，臣死且不避，況子卿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書。」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驪，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頓首，與武訣去。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歃血，且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領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敬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燕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皆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罪，益封老母，使得畜大婢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願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時之人，當別異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饋。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樓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

武聞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聞，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詭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禁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設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

相，御史大夫丙吉，嘗敬重武。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適國，有聲聞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世安，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卨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祭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解題】

蘇武，杜陵人，生於漢景帝後元初（公元前143），卒於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26）。武一生事蹟，最足稱道者，爲奉使異國，不辱朝命。觀其峻却衛律李陵輩

之勸降，與甯馨雪春游，牧羊北海，而始終不變其節操，即可見其艱苦卓絕之一斑。

卜式(輸財助邊)

史記

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蓄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貧賤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人貧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顯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屠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養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息，養者輒示去，母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咸陽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樸忠，拜爲齊王太傅，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愛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下詔曰：「卜式雖窮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宗親，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爵，少府省金，而列侯坐爵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解題】

此篇錄自史記平準書中。漢大司農嚴彭官有平準令丞，以均天下之輸款，貴則糴之賤即糴之，平賦以相準，輸歸於京師，故曰平準，史記曾爲書以紀其事。

前六年遣匈奴書

漢文帝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孫康淺遣朕書云，願寢兵體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不藥。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石賢王舉，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皆隨吏，使無負約有信，

敬加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圍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毼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千匹，錦二十四匹，赤綿絳繒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遣單于。

〔解題〕

前六年，即漢文帝即位之第六年丁卯也。據通鑑輯覽載：文帝三年（甲子）夏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塞寇，上幸甘泉，（官名，在陝西涇陽屬）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

五千擊之，匈奴走出塞，上因幸太原。六年冬十月，匈奴復請和親，初冒頓遣漢書，請復故約，文帝因報此書。並遣之繡綺衣諸物。真西山評曰，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曰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賊耶，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爲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後二年遣匈奴書

漢文帝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鈇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駿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善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善城以南，無帝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

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秦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於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體說，殺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緣此端，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橐橐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矣，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雖天不願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境前惡，以圖其久，使兩國之民，皆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踐行隳息喘動之類，莫不咸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非，天之道也。俱去其惡，朕種逃虜民，單于毋言單于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慎遠不先，單于其察之。」

【解題】

後二年者，改元後之第二年已卯也。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即位之第十七年，則謂後元，十七年以前，則謂前。後二年夏，文帝遣匈奴書。匈奴亦使管戶報謝，復和親。真西山評此書，謂：「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言制匈奴書

竈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境，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辱盡，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霖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二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舉，前驚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

密，與祖揚同，奪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率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靡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馳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遺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撻，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還，竊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

之以衆，比萬全之備也。傳曰：狃夫之實，而明主擇焉，臣錯羸陋，昧死狂言，唯陛下財擇。

〔解題〕

時在漢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之際，竊錯因此上書言兵事，此書詳陳制匈奴之方法。反覆剖析利害，洞中窳要。劉彥和曾謂其儒雅縹緲，殊采可觀，與賈誼之務農，匡

衡之定郊，溫舒之緩獄各篇媲美，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云云。文爲奏議體。原題爲「言兵事書」以其較泛，故易今名。

論募民徙塞下書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之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宰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郡，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

者假士，四里一溝，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提其邑之民於有難。假地猶，知民於者，則則發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騰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則習以成，勿令選徒，幼則開遊，長則共事，夜聽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書戰日相見，則足以相勵，相愛之心，足以相死也。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避，所能之民，盡盡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死，猶亡功也。陛下躬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慮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難困，使沮氣去，後者為累也。兵臣亡誠，唯陛下射察！

題解 募者，廣也，召也，招也。時無於來境，故向如易招，此謂之募，惟陳其符，文為募議議。

論守邊備塞書

鼂錯

咸陽秦時，北攻胡貉，鉅澤河上，南攻揚州，擊成卒焉。其起兵所攻討者，皆以衝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胡貉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虛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瑯，鳥獸羸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成者死於

邊，輟者償於道，秦民早行，如往秦市，因於請發之名曰讀成。先發更有請及發者買人，後以嘗者市籍者，又得以大令毋毋嘗者市籍者，後入聞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兩，以富家室，故能使一樂漢矢石，并渴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一銖兩之報，死事之節，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即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靡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由國之所以與離南降也。今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卒降敵之心，數少發，則不足，多發濟縣幾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害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察邊境，遣將軍，發卒以除寇，塞大患也。然今邊境之六十年，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知邊境之害，塞安自作，口以備之，以假爲之，高城深池，具而不，有邊警，復爲一城。其內城，門百五十步，或塞之。其外之遠，有闕守於邑，其下千步，有戶而居，衆爲室屋，具男婦，酒食罪人，其爲後復作，今居之，不足

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絕止其所驅者，以其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逃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保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解題】邊者，邊境也。塞者，要塞也。守邊備塞者，輪防守邊塞之方法也。文爲奏議體。

王恢韓安國論擊匈奴

史記

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

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遠從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

爭利則人馬靡靡，以全其敵。且彌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復，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解釋〕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故王恢韓安國有此辨論，此篇節錄。史記韓長孺列傳。文獻紀傳體及論辨體。

王恢韓安國再論擊匈奴

前漢書

雁門馬邑膏肓壺，因大行王恢請，匈奴初和親，親備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適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目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禮，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其國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行，臣固愿效之，臣聞秦代之時，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與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傳五世利。臣竊為勿擊便。」按曰：「不然，高帝身被堅澠，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

廷，中國樞軍相籠。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爲功，從行即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蓋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身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塞通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可取。」上曰善。

【解題】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上復召問參卿，討論匈奴和親事。故王恢韓安國，復有此辨論。此篇節錄漢書韓安國傳，文爲紀傳體及論辨體。史記韓長孺列傳中，亦有關於此事紀載，惟不及漢書詳盡。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羸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陳甚明。臣不敢違稱，請引義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

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興，匈奴盛，二十萬衆。高祖時，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諳之士，石盡之臣甚衆，卒義所見，在漢得而言也。又高祖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妾其順旨。」於是大臣橫道之，然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索甘泉，宣師大駭。漢二將軍屯朔方，門轟士以備之。數月酒罷。孝武既位，設馬邑之謀，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徵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泥單于之面乎？其術深遠，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練兵前後十餘年，於是乎西河，絕大幕，徵實，漢王庭，窮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貢，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畏和親，然而未嘗稱臣也。且夫時世豈樂傾無算之費，受不測之憂，快心於滅望之世哉？以爲不勞者不久，不費者不永，是以忍百萬之師，以禦不虞之患，運府庫之財，填直出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無心，欲捕烏孫使公主，遣發九將之師十五萬，圍其南，而長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廣而還，時鮮有聞也。徒奮而歸，明謂其將圖再。雖空行空反，尙諳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斷夫得高枕安寢也。漢至平康，而匈奴之問，大少，而恩薄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稱之，計不願制。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發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刑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禁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髮師遠攻，傾國擄民，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虜，陷烏桓之壘，探姑纒之機，藉蕩姬之術，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膚捲，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詭，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殺，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滑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欺而隙之，位有恨心。負前言，殺空辭，歸怨於漢，固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憂恬焚燬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虜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設辭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時，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諸賧白龍堆而寇西邊裔？適以制匈奴也。矣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巨竊爲國不安也。惟臣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解題〕

時匈奴欲朝漢，漢不許，故楊雄作此書諫之。讀此可知西漢與夷經過及其方畧次第之一斑。文爲奏議體。

請先誅先零書

趙充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單，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單，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犴豪離庫宣天子至德，單并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單羌亦有所犯，今置免零，先擊單，罪，誅亡辜，起空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單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衝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單并解仇結約，結其私心，不歸亡恐漢兵至而單并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單并之益，以堅其約，先擊單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單羌，堅其約，合其黨，虜堅交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衆多，誅之

用力數倍，臣恐國家變累錄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瑣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奔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奔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解題

先零，零讀如連。漢時之羌族，今甘肅導河縣以西至青海之境，皆其所據也。時先零仍猖獗，故充國主先誅之，以絕其患。此篇原題爲「陳兵利害書」，因與內容欠合，故易今名，文爲奏議體。

論罷騎兵屯田以破西羌奏（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芻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石，難久不解，緣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於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多草多壤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

募，及灌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摧漕下，繕鄕亭，浚溝渠，治湫廐，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亭出賦入二十餘，至四月草生，發羣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俸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糴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解題】

屯田者，藉以戍卒從事墾殖也。時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羌敵，故上此奏，事詳本傳。嘗趙充國傳。文爲奏議體。此篇原題爲「上屯田奏」共三篇今均錄之。

論罷騎兵屯田以破西羌奏（二）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爲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逐，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尋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羣，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

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耕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漕，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斃之患，坐得必勝之遺，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奔小奔，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沿邊陲中遺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絲役豫息，以減不虞，十二也。置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村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剪詔博詳公卿議臣擇擇。

論罷騎兵屯田以破西羌奏（三）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無源，罕奔莫須，又頗參羸其贏弱畜產，呼聲不絕，皆謂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廳，有吏卒數千人，擅數大乘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參高山遠望之便，部

而相保，爲壘壘不樵，校聯不絕，便兵弩，節園具，發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巨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士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爲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驚人民，其原未可卒銷。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轉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露微，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前，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緣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嚮風，雖其辭辭當曰，得亡校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軍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媿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就計，愚臣伏許執事，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臣愚，惟陛下省察。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與尤被養等，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乘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徼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邊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綏，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奉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非以罷外城，省亭障，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塞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屯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奮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屬生轉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澄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

，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備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障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圖，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解題〕

邊備者，匈奴邊境置戍卒以防備也。罷兵邊講者，謂除去邊境防備匈奴之戍卒也。時漢廷欲罷邊備故侯應上此奏議力陳其利害，文爲奏議體。

大風歌

漢高祖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解題〕

漢高祖既定天下，還過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共飲，酒酣，因作此歌，歌爲七言古體。其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想見其保護領土嚴防外侮之精神，溢於言表。氣度宏闊，以天下爲心，殊令人起無限之欽敬也。

蒲稍天馬歌

漢武帝

蒲稍天馬，漢武帝從西域，經萬里，今蹄有權。承靈威，今降外國，涉流沙，今四夷服。

〔解題〕漢武帝嘗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稍，因作此歌，歌爲七言古體。

中華民族傳自衛文獻簡編

卷五

詳述

一四九

勘誤

本書一四一頁「論罷騎共屯田以破西羌奏」作者趙充國；一四五頁「罷邊備議」作者侯應；及一四六頁「大風歌」作者漢高祖三人事畧，均經刪落，茲爲補印如下；

一、趙充國事畧：趙充國，字翁孫，漢隴西人。沉勇有方畧。武帝朝，拜中郎將，與霍光定策，立宣帝。又屯金城，討平西羌，封營平侯。

二、侯應事畧：侯應，漢元帝時人，字及籍貫不詳，建昭中，官郎中。

三、漢高祖事畧：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江蘇沛縣人，與項羽共覆秦，復秦敗羽而爲天子，國號漢，高祖其諡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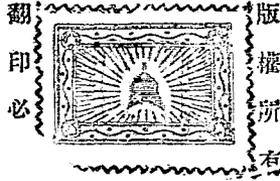
每部定價國幣三元三角
（定竹文七倍）

著者 王 德 亮

華 間 編

貴陽松山路七十一號
文 通 書 局

貴陽中華路五二二號
通 書 局





101029

()

